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二十一回 梅巧玲筵上獻新詞 李香萍廟中聞後果

話說周中堂自見了程長庚演那關戲之後，好幾日驚魂不定，每日合眼，便見個赤面長髯青巾綠袍的神道立在面前。於是，親自衣冠整齊，坐了八人大轎，到正陽門甕城內關帝廟行香。按著定制，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，又在左右侍從神將關、周、王、趙、陳、廖六位的像前，焚香致敬。除了周將軍行了三叩禮，此外都只長揖。並差個得力的老人家，到別處關帝廟去燒香。北京的關帝廟，城裡城外，差不多有一萬多處。那個家人，一直跑到第二年正月，還有許多廟宇不曾去過。周中堂查問甚緊，家人不敢欺誑，只得實說。老中堂道：「西河沿的正乙祠，也供的是關聖，你怎麼不去？況且那裡邊還有畫的關聖真像，同十里河的塑像一般，更該敬禮。」便請出師爺，替寫了一方「日心天人」的匾，並一副對聯是「進退漢魏一儒者，上下春秋幾丈夫」，著那家人於元宵日送往祠中懸掛。

那家人到得正乙祠，在大殿上叩過頭，禱告道：「老爺是亙古一人，小的這位家主的老祖宗，當年跟著老爺牽馬隨鐙，扛刀站班，頗有功勞。老爺要知小的這位家主，決不是那河梁會上週郎之後，只求老爺保佑家主升官發財。可憐他這位老祖宗，至今好幾千年，不要說廟裡沒有坐像，就連戲台上還沒有他老人家一個准坐位呢！」嘮叨了一大套，掛好匾對，回復了老中堂。周中堂才覺神思少定，把師爺找來，要他作一篇戒演關帝的文字。師爺道：「作新不如述舊，連孔子至聖還說個述而不作。」遂取了一本星沙居敬堂彭信齡翻刻的《願體廣類集》，撿了一篇戒酒宴戲演關帝引，請中堂過目。中堂看那篇小引，是四六句，十分工整，便叫師爺工楷譽錄，送到楊梅竹斜街永盛齋刻字鋪，刻了板，印了幾萬張，散給朝士。外省也由信局發去。京中似那明善、延煦等人，少不得各有一份。

延四爺草草看過，擱在一邊，不作理會。

此時，李香萍因崇輔心的介紹，也時常在延宅走動。香萍有了公務，來告辭出都，延四爺留他便飯，即日請了崇輔心及孫春山作陪。飲酒中間，延四爺談到周中堂這些舉動，香萍便將從前和嵩如評論關岳的話，備述一遍。又道：「忠武之孫岳珂撰的《金陀粹編》，載著忠武曾以關、張自許，可見忠武也是推重壯繆的。後人總說壯繆驕矜，然而忠武也未始不驕矜。王船山末論中講得實是不差，不能認作苛議《宋史·岳飛傳》十分迴護，也掩不了他那驕士大夫的實跡。怎說是勝於壯繆？」延四爺道：「古人各有所長，也各有所短，何必如此的比較。壯繆、忠武，雖說異地皆然，但壯繆的氣魄不遠勝韓良臣？生在南宋，未必便遭秦檜陷害。忠武的才識，只抵個荀文若，生在漢末，未必不受曹操牢籠。二位都負了萬古重名，我輩何須更贅一詞！」滿座都道：「確論確論！」

正說呢，外面有人道：「你們不用胡亂批評，依我看，關公比岳王強的多呢！」眾人看時，卻是昆小峰，帶著三分酒氣，走將進來。

延四爺道：「你從哪裡來？」小峰道：「我從家裡來。四爺今日雖沒見召，難道好意思燒退符嗎？」延四爺道：「退符雖不燒，只是好東西已吃完，沒得給你吃了。」小峰道：「菜倒不相干，只不要少了我的酒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你說關公強似岳王，說得通，便給你酒吃；若是不通，連水也沒有的。」小峰道：「怎麼說不通，我還給你真實憑據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什麼真實憑據？」小峰道：「前些時明宅演戲，《戰長沙》之後，是小香的《八大錘》。你看程長庚豈不是比扮岳帥的老生強得多嗎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我早知你要說混話，本待真不給你酒吃，你又怪可憐的也罷，今日我就算罷了。」遂添副杯筋，讓他入席。

小峰坐下，一口氣便喝了好幾杯，道：「你們都是通人，在這裡談今論古。我倒要考你們一考。日前週老頭子刻出來送人的那篇戒演關帝小引，還是舊文還是新作？」延四爺和輔心、春山都答不出。香萍道：「那篇小引，是吳朔所作，姚大源《關帝全書》、李仲麟《增廣願體集》都曾採入。實是舊文。」小峰道：「香萍可稱博雅，但我還要考你一考。關公同曹操是翁婿，你可曉得？」香萍道：「這是哪裡的話？」小峰道：「也是《三國志》。」香萍道：「《三國志》中何曾有這件事？」小峰道：「打漁鼓唱道情，有此一說。他既演三國的人，難道不算三國志？」延四爺道：「你總愛說這些荒唐話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小峰道：「四爺，不請我吃飯，反說我豈有此理，天下真沒有人走的路了。」

延四爺將要答言，門丁來稟；四喜班梅巧玲來了。延四爺吩咐著進來。門丁應了出去。香萍道：「我常到四喜班聽戲，也常見巧玲，只不知他是誰家的出身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他本是醇和堂羅巧福的徒弟，如今出了師了，所以他自己的堂名便叫作景和堂。」小峰道：「我知道香萍的心裡只有一個堂名，是怡雲堂。」香萍不便回答。這時門丁領了巧玲進來。香萍凝神細視，只見他丰神俊逸，氣度雍容，杏眼蛾眉，朱唇玉面，小帽上綻了一塊粉碧璽。穿著一件雪青摹本的銀鼠袍子，外罩一件品月潭緞的馬褂，越顯得花般體態，玉樣精神。只是肌膚豐腴，比著王絢雲真是燕瘦環肥，各盡其妙。巧玲給延四爺請了安，並給眾位見了禮。

延四爺道：「蕙仙，館子公事完畢了嗎？」巧玲道：「完畢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聽說要排新戲，是有的嗎？」巧玲道：「奴才正是為了新戲來求四爺指教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既是談戲，不是一句兩句話可以完的。蕙仙且坐了再說。」巧玲請安謝了，在下面坐定。延四爺道：「蕙仙吃過飯嗎？」巧玲道：「奴才吃過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向來同你們不拘形跡，只有你和程玉山總是這樣拘泥。不過你比玉山還覺著通脫一點兒。」小峰道：「夠了夠了，你老人家雖說不拘形跡，那聽戲摘毛的損處，比什麼都厲害。不然，怎麼會掙了個延四戛子的美名呢！」延四爺道：「我雖摘毛，卻實有見解，比那盔頭都弄不清便侈口談戲的後生晚輩強的多。我待他們不能太失體統，自問似倭良峰、李文園那幾位道學先生的面孔，卻實在拿不出來。」輔心道：「李公雖不喜伶人，卻也不存成見。他竟有一篇文章表揚徐小香，總算公道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他這篇文章，我也見過。據李公說，還要編入文集，我當時沒有言語。其實這件事，我是當日身臨其境的人，知得備細。李公所記，未免以偽傳偽，然而亦足見蝶仙這件事義振一時。」便把當日小香焚券釋放夢蕉的義舉，講了一遍。大家聽罷，少不得把小香贊美一番。巧玲雖知此事，內中曲折，卻不深曉，聽了這番話，悠然神往，不住的點頭嗟歎。香萍道：「以同時之人，記同時之事，尚且差偽至此；我輩但據史官之詞，評論古人得失，未免汗顏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們且把閒話閃開。蕙仙，談你的公事。」

巧玲道：「奴才班中，叫座兒的角色雖然不少，只每天常唱那幾齣戲，未免厭煩，所以常排新戲。如今有人排了一出《盤絲洞》，求四爺看一看，用得用不得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是崑腔還是亂彈？」巧玲道：「都不是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難道還是梆子不成？」接過本子一看，原來是個玩藝，本來這樣戲是萬不能唱亂彈的。遂遞給孫春山道：「我倒要試試你的本領。你看這本戲是什麼格局？」孫春山接在手中看時，只見上面有那「一江風」、「梁州序」的牌名，便道：「這是崑腔的曲牌，怎梅老闖又說不是崑腔呢？」延四爺道：「你是亂彈的名公，雖也應知崑曲，到底不十分精通。他這一本戲全是吹腔。」巧玲道：「著啊！」春山道：「吹腔我也對付著能唱，哪裡會有牌兒名？」延四爺道：「這另是一路吹腔，同那尋常吹腔不是一樣。那一路的吹腔，本於北曲，是有『一凡』的。這一路的吹腔，本於南曲，是沒有『凡』的。那一路是亂彈的先聲，這一路是崑曲的變相，難易雅俗差的多了。」巧玲道：「真高真高！」春山方才明白，道：「可見我比四爺竟差的不可道里計了。」輔心道：「春山也就可以，比我們又強的多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這本戲定是內行的手筆，外行是弄不出來的。」巧玲道：「是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制了譜沒有？」巧玲道：「托了戴錦江戴先生了，還沒有製得呢！」延四爺道：「大凡制譜真得找好手。分明一出好戲，把譜制糟了，便覺減色。當年的老人也不盡佳。那《水滸記》的《借茶》，不知是什麼人乾的，貼旦的戲，竟有些腔兒象正旦的唱法，就不甚受聽。如今有老戴制譜，一定不差。」巧玲道：「這本戲四爺既然說好，定然唱得紅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准紅，准紅。怎麼不紅！但目下的風氣，頗重砌末。這樣的戲，尤非實砌末警不了力把頭。你倒得格外仔細算計。」巧玲道：「奴才已找了砌末張七想法子去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也以

為非他不可。他久替大內糊砌末，眼睛是真寬，心思也真巧。但是配角兒也得斟酌齊全。不能說你巧玲有當台沐浴的一場，是美人洗澡，便算好戲。那只能哄那些不懂戲的人，警不動高人的。」小峰道：「蕙仙當台洗澡，要是聽戲的個個都要學豬八戒，那也糟糕。」巧玲紅著臉笑而不言。延四爺道：「編戲各有體裁，不得一樣。這月霞仙姑雖是女身，究竟是個妖怪，這出《盤絲洞》無妨有洗澡一場。那洪（日方）思《長生殿》的《窺浴》，便用暗關子，只用兩個宮人在前台偷看，無非怕唐突太真。若用這《盤絲洞》的穿插，便不像話了。我記得《長生殿》的《傳概》一折內，有云『借太真外傳譜新詞，情而已』。若是那樣一來，我倒要替（日方）思先生改一個字，叫作『借太真外傳譜新詞，糟而已』。」小峰道：「四爺不要太高興了，風氣幾十年一變，洪（日方）思的法則已經不適用於今。你這番議論，再過它三四十年，只怕也就如同廢話。但也有一件好處，那時的人說起四爺的大名，還得罵你罵。你就罵名萬代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是堂堂正論，後人的是非只可由他！」小峰看著巧玲道：「蕙仙，這些話，你倒要牢牢的記了，將來傳示你後代子孫，作個證驗。」延四爺道：「目今的戲，江河日下，聽戲的更是日趨下流。等到他的子孫的時候，還不知毀到什麼田地。反正我是看不見的。」小峰道：「四爺雖是幸而免，只怕那時另有一兩個通家，從旁看了，說不好又扭不過眾人，說好又昧了自己的良心，罵也罵不得，忍又忍不住，那才叫作真正受罪呢！」說罷對著春山而笑。春山道：「伶人排戲，全在前台的好尚，與他們沒甚相干。一班士大夫並那文人墨客，卻是不能不認咎的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這話也通。」

大家飯畢，巧玲又向延四爺討論了一番戲中之事，告辭而去。時已交子，香萍、春山也趕城而出，滿街上寂靜無聲，只有些朝天的官僚，車馬馳驅、輪蹄得得而已。

香萍次日又到怡雲堂同王絢雲話別。絢雲臥病，香萍意欲到臥榻前去看，轉念絢雲已有妻室不便入內，便叫跑廳的代為致意。回到鍾雁秋家，坐了半刻快快樂歸。第二天清早（左「ㄛ」右上「業」右下「美」）被登程。一路上念著絢雲神思昏亂，看看將成心疾。

這日走了幾十里路，忽然下起雨來，越下越緊，趕不上驛站，借住在一座廟內。見個老僧相貌清奇，與庸俗大不相同。香萍本來有些好佛，便與他施禮。老僧突然問道：「居士貴恙如何？」香萍大吃一驚道：「鄙人只是心思不寧，外無病狀，上人何出此言？」老僧笑道：「雲色雖然絢爛，奈非煙非霧，與野萍相去甚遠。居士何必墮入他的迷網？」香萍益覺驚然道：「鄙人心中之事，上人怎麼曉得？」老僧道：「老納已具六通，焉得不知？」於是把香萍裡居姓名、父母親眷，並近時在京一切瑣事說了一遍，就連他在延四爺酒宴上賓主問答的話都講得一些不差，如同目睹一般。嚇得香萍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不住地下拜。

老僧道：「這不過是老納的小狡獪，要堅居士的信心而已，算不得什麼神通。居士何必如此的恭敬頂禮？」香萍道：「弟子愚昧，只求大師垂慈救援。」老僧道：「居士曾告謝嵩如：莊子是通明禪。足見居士看過佛書，才有這個見解。居士既看過佛書，便與我佛門有緣，你我方有今日的遇合，亦非偶然，老納怎肯捋舌不言？但未知居士能信從否？」香萍道：「弟子願聞清誨。」老僧道：「居士天分高明頗具夙慧，只可惜溺情聲色，不免汨沒靈台。即如居士近日的心疾，都因王絢雲一人而起。殺、盜、淫為身之三孽。居士對於絢雲免不了一個意淫。其實何必拿著一個成佛作祖之身為一優伶如此的斷喪？」香萍道：「弟子實有此病，怎奈情不自禁？有時弟子自家也覺得好笑。」老僧道：「這足見居士魔障已深，若不早想個降魔的法術，還不知要怎樣的墮落！」香萍道：「弟子願求法師指教一個降魔之法？」老僧道：「居士每日只消一句阿彌陀佛，朝夕虔誦，不但魔障自除，還有無窮的利益。」香萍道：「一句佛號怎有這樣的效驗？」老僧道：「這在我法中名為『淨土宗』，又名『蓮宗』，有止觀持名二法。然而止觀容易誤遭外魔引誘，尚有流弊，不如持名老實易行，千穩萬當。居士若問內中詳細，非老納一言可盡。只消多看淨宗經典，似那《淨土十要》、《周安士全書》之類，由淺入深，自然通曉。」香萍道：「弟子聞得人言，終日無事呼佛，佛必厭聞，哪裡來的功德？」老僧道：「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章有雲：十方如來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。若子逃逝，雖念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可見呼佛求度是佛最喜之事，哪有厭聞之理？」香萍道：「愚夫愚婦終日念佛的不計其數，何以也有不獲超度，臨終反見地獄變相，又是什麼道理？」老僧道：「口中念佛，心中也要念佛。若只口宣佛號，心中只想富貴財利，害人害物，正自與佛相反，哪有不入地獄之理？但這裡面還得分別說，所以人地獄的緣故是自己種的惡根，與念佛並不相干。到底念佛是種的善根，將來總有好處，決不會白念的。」香萍道：「弟子所有以前的著作，不免與佛有相背之處，未知可以懺悔嗎？」老僧道：「佛門廣大，怎的不能懺悔？」香萍道：「過去未來，雖不必定要曉得，但弟子既遇尊師，未免有一番饒舌。敢問弟子在京所遇的這一般士大夫，並那幾個優伶，日後福分如何？」老僧道：「這些俗事老納原可不言，只是說了也可以明白因果。那些人各有福，也各有業，將來受報。」香萍道：「延樹楠何如？」老僧道：「延煦官運已通，不久升閣學，晉卿貳，掌風憲，任春官，是極貴之格。只可惜有位無權，沒什麼功業，身後易名之典還靠不牢。他的為人以清直自喜，這裡面不無稍傷天和之處，即如他品評戲劇過於認真，小疵不掩，小過必誅，一般伶人因他弄的沒處混飯吃的不知多少。這個業果也算不輕。若充此志去衡量天下之人，這便不是台閣的局量。」香萍道：「昆小峰如何？」老僧道：「此人根基太厚，可望綸扉。只是言詞犀利，口業不淺，晚年恐有痼疾之災，子孫不甚發旺，且要產出聾啞之兒。只他這個人文而且達，是靠得住的。」香萍道：「那幾個優伶如何？」老僧道：「居士不知，或是雖知其人而不甚在意的，老納不必說。如今只講居士心中憶念之人。那個王絢雲固然是伶人，但他待朋友有義，日後子孫定有名角撐持門戶。只他一生作的好事還不如梅巧玲更多，將來福將更厚。他們既是唱旦之人，天必報之以旦，將來總有應運而生的魔女托生在他兩家，雖是男身，偏具女色，替他兩家光大聲名。這宗福報，是士大夫所不願享，也是士大夫所不能享的。戲劇一道被兩個魔女一個開創，一個集成。生淨兩門都要在旦角裙下低頭拱手。作他的附屬。只那時的人心世道也就不堪問了。」說畢，老僧冥目入定去了。香萍不敢再問，也展開行李沉沉睡去。

一覺醒來。紅日上窗，知道雨已住了。趕緊起來，還想問問自己的終身，老僧已不知何往。香萍嗟訝不已，起身上路。把這事寫信告知謝嵩如，嵩如看了疑信參半，把來信丟在一邊。

不日，滿街貼出海報，四喜班新排《盤絲洞》。便有嵩如的幾個朋友，拉了嵩如前去看戲。

這一天，四喜班的轉兒在廣和園。嵩如等走進大柵欄，只見一路車馬喧鬧。那送香火的乞丐，圍著車子要錢，十分擁擠。好不容易走到門首，抬頭一看那園門裡面擺著許多砌末，高高下下，花花綠綠，大概都是《盤絲洞》應用之物。砌末旁邊有一大堆人圍著不動，嵩如近前一看，只見有一個人蹲在那裡挽著辮子，穿著短衣，項上戴著一面枷，卻勾著紅臉畫著蠶眉鳳目，好似關老爺一般，只沒掛髯口。有兩個公差監押著，那情形十分奇怪。這時進園聽戲的人如潮湧來，嵩如站腳不住，便不理會這件事，只到座兒裡去買座。那些看座的見客進來，都大模大樣，不甚招呼，嵩如連叫好幾聲「看座兒的」，那些奴才卻只作聽不見不肯過來。嵩如道：「戲園裡只要上座的日子，他們便是這個光景。我們何必同他們嘔氣，不如回去。」那同來的朋友有一個吃營務飯的，哪裡肯聽？走過去向著一個年輕的座役道：「有座兒沒有？」他道：「有是有，只您可得坐在後面吃柱子的地方。」這個營盤朋友大怒，揪住他就是幾拳，打的那廝滿臉流血，別的看着座的立刻過來圍了一大群。有一個道：「老爺不用生氣，他是畜類。」這人怒道：「小子不許繞彎子罵人，老爺是軍營裡的，什麼匪言都懂。」又追著那個人打將起來，櫃上聽見聲息跑過來敷衍了半天，說的居然都是人話，給他們找了極好的座位，才算完事。

嵩如剛入座，背後有人叫他的號，回頭一看卻是王恩潼。嵩如同他周旋了一番。看座兒的來要座錢，謝、王二位彼此不免虛讓，那軍營中人看著不耐煩，便道：「今日嵩如是別人請的客，你不用替他白墊。嵩如帶的錢不多，也不必作這人情，咱們各乾各的為是。」嵩如、恩潼都不言語，當下開過座錢。看座兒的吃這位軍爺打怕，不敢多要雜錢，接了座價乖乖兒去了。恩潼道：「嵩如可見門首那個扛枷的人嗎？」嵩如道：「看見的，但不知是件什麼事？」恩潼帶著笑說出這個原故。